



「草蟲捉迷藏」特展館際合作緣由與歷程紀實

■ 王湘文

本次「草蟲捉迷藏」特展與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臺北市立動物園與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蝴蝶宮昆蟲科學博物館等館校合作（圖1），是本院首度採藝術史與生命科學兩種視野來介紹草蟲畫。（圖2）國立故宮博物院過去舉辦過「百禽百聲音·一動一情性——明邊文進三友百禽圖特展」、「來禽圖——翎毛與花果的和諧奏鳴」等展都已將生物圖片輔佐書畫作品，唯這次特展除了生物圖片輔助外，還有為數眾多的昆蟲學家加入實際作品說明寫稿，所以一件作品除了既有的藝術史脈絡外，尚有生命科學說明，同時補充畫中草蟲寫實精確度與美中不足之處，為本展最大亮點。



圖1 2022年7月6日開幕記者會本院同仁與合作單位大合照 林子淵攝

本院過去曾二度舉辦草蟲畫特展，分別是1986年「草蟲畫特展」與2001年「草蟲天地特展」。這兩個草蟲畫特展基本上發掘了院藏草蟲畫精品，並分別出版導覽手冊（圖3），作基本之介紹。2019年本院曾舉辦「故宮動物園」特展，首次以親子觀眾為主打客群，和國內幾個公立動物園、海生館合作。有了這樣的合作

先例，此次草蟲展也想邀請相關昆蟲館共同參與展覽，故一開始擬定的合作單位即國內公立機構設有昆蟲館或標本館之單位——分別為臺北市立動物園昆蟲館、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蝴蝶宮昆蟲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蝴蝶宮），以及臺灣二大昆蟲學系（國立臺灣大學與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臺大與興大〕）附設之昆蟲標本館。

本院策展團隊在2021年11月下旬密集地拜訪了上述各單位，藉以觀摩、學習與交流。11月23日我們拜訪了國立臺灣大學昆蟲標本館（圖4），該館目前隸屬大學博物館群，創立於1936年，標本室自日據時代設立，陸續保存重要標本7萬餘隻與相關重要昆蟲學資料。拜訪當日，臺大昆蟲學系副教授兼昆蟲館館長蔡志偉老師與臺大昆蟲學系曾惠芸助理教授親自接待與解說。蔡志偉老師提到臺大第壹號博士學位是發給牧高治（1902-?），研究的題目是昆蟲胸部肌肉的形成。蔡老師提到目前昆蟲手繪圖譜



圖3 1986年「草蟲畫特展」與2001年「草蟲天地特展」導覽手冊 作者攝



圖2 本次圖錄與展覽網頁說明提供藝術史與生命科學視野作解說。如清徐宏〈蜜蜂芙蓉〉，本院同仁先就畫家、藝術技法與構圖作解說；右邊則呈現生命科學解釋，畫中物種實際為木蜂，其特性與畫中美中不足之處為何，如實際木蜂為兩對翅膀、作者只繪出一對翅膀。 取自邱士華、吳誦芬等編，《草蟲捉迷藏》，頁140-141。



圖4-1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標本館蔡志偉館長為本院策展團隊解說該館標本收藏 作者攝



圖4-2 開展後，蔡志偉館長（左一）聯同本院策展人赴電臺錄Podcast，為聽眾講解本展有趣的昆蟲知識。 林軒巨攝



圖5 臺大昆蟲學系曾惠芸老師建議的成功高中蝶翅畫最後也落實於展場中。圖右為蝶翅畫、圖左影像為成功高中陳維壽老師榮獲第一屆金穗獎最佳16mm紀錄長片《大自然的舞姬——台灣之蝴蝶世界》剪輯。王興國攝

還是有其不可取代性，非相機功能可替代，最後也帶領我們參觀昆蟲館與珍貴的標本室。臺大昆蟲館雖然受限於場地，但是展示涵蓋各種題材，包含臺灣原生種、藥用昆蟲、生物多樣性，甚至還有辨聲互動小遊戲的裝置。展示內容與展示設計手法都讓我們印象深刻，也成為後來草蟲展的重要參考。曾惠芸老師先前曾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工作，對於生態保育與博物館策展都有熱情。他特別提醒我們若跟成功高中蝴蝶宮昆蟲科學博物館合作的話，不要忽視該館蝶翅畫具有代表性和時代意義。最後我們也真的跟該館借到蝶翅畫《舞龍》來展示。（圖5）

2021年11月24日第二站我們來到成功高

中蝴蝶宮。該館歷史悠久，1968年籌備、1971年正式對外開放，迄今已達半世紀之久，是臺灣最早成立的昆蟲博物館之一，其典藏受惠於該校生物教師陳維壽畢生收藏。該館目前由學校圖書館管理，參訪時由圖書館館長蘇青葉主任、昆蟲館陳妍伶老師與生物科洪敬承老師接待與解說。因為展廳重新整修，標本箱受限於經費與人力，都委由學校師生整理。他們對於科普教育著力甚深，每箱標本都細心整理並加以詳盡解說。（圖6）成功高中近年來也準備好一百箱現成科普標本箱（還提供展示支架）供外界借展用，生物社學生也參與標本整理與標本固定工作。



圖6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蝴蝶宮昆蟲科學博物館多年來致力於昆蟲科普教育，生物社成員與教師合力聯手整理標本箱與解說小牌。作者攝



圖8 成功高中生物社導覽志工為一般民衆解說本院古畫作品
陳妍伶攝



圖7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蝴蝶宮昆蟲科學博物館陳維壽榮譽館長（前排右一）、孫明峯校長（前排左一）、蘇青葉主任（第二排右二）、陳妍伶老師（第二排左一）與學校生物社、白衣騎士團學生代表參與本展開幕記者會合影。林子淵攝

除了標本箱外，蝴蝶宮還藏有大量工藝品。當中包括臺灣 1960～1970 年代南投製作的蝶翅畫，這是相當富有臺灣地方色彩的工藝創作。令策展團隊印象深刻的尚有高中學生社團的生物社與白衣騎士團。（圖 7、8）當中白衣騎士

團可全中文、英語導覽昆蟲館，讓我們對於臺灣未來的新生代感到充滿期待。

2021 年 11 月 25 日第三站我們來到臺北市立動物園的昆蟲館，這是全臺最具規模和代表性的場館。有鑑於 2019 年「故宮動物園展」合

作經驗，劉世芬園長也相當支持雙方再度合作，委請該園推廣組戴為愚助理研究員擔任窗口。參訪當日由昆蟲館唐欣潔館長親自解說該園常設展與最新昆蟲特展「蜻豆初開時——臺北動物園蜻蜓特展」（圖9），唐館長提到社會上有一群關心大自然與昆蟲生態的業餘愛好者，稱之為「公民科學家」，透過各種方式參與生態保育與科普活動。本展開展後，於本院官方Facebook 不定時夾帶本展科普知識與重視生態保育之呼籲也是受其啟發。另唐館長建議院區周邊至德園（隸屬於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水上生態可一併作展覽規劃，亦作為本院日後參考。

最後一站——興大昆蟲標本館——也是策展團隊最想要合作的單位之一。它是臺灣唯二昆蟲學系（另一是臺大昆蟲學系）和中部設有公立昆蟲標本館的單位。興大在日據時期為臺中農林專門學校，昆蟲學系在1960年獨立出來後，

迄今除仍保有日據時代日本學者採集到的昆蟲標本、也陸續擴增與接獲大批捐贈標本，目前達12萬件以上。策展團隊先電洽該系戴淑美主任，簡單說明合作來意後，當場即獲戴主任爽快同意雙方合作。2021年11月29日策展團隊到興大昆蟲系拜訪，興大也請了許多昆蟲學系老師一同參與展覽討論。（圖10）我們先請他們將展出畫作快速瀏覽一遍。其中讓我們印象



圖9 臺北市立動物園「蜻豆初開時——臺北動物園蜻蜓特展」現場作者攝



圖10 本院同仁參訪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獲該系師生高規格接待並熱情參與選件討論（第一排右一楊曼妙教授、中立者戴淑美主任；後排左一葉文斌教授、左三李後鋒教授、右四樂大春副教授、右一林振睿先生、右二林聖豐博士）。賴苡均攝



圖11 宋 吳炳 嘉禾草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立中興大學葉文斌教授第一眼看到此畫腦中思考的是哪隻昆蟲造成植物病蟲害，哪隻昆蟲的口器可能咬成葉子破洞。不同的專業與學術背景，造就不同的思考脈絡，一件文物可以有更多的知識氛圍共同分享。



圖12 記者會現場國立中興大學楊曼妙教授解釋「分蜂」現象 林子淵攝



圖13 清 楊晉 古木蜂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清 朱汝琳 畫草蟲 局部 美洲蟑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過去古代醫書上的蜚蠊大多為土蠊，美洲蟑螂如此清楚在清代書畫作品上，見證哥倫布大交換後，貿易頻繁與商業往絡造就物種移動與繁衍。（美洲蟑螂與德國蟑螂一般學界認為皆源起於非洲，近年也有源起於亞洲之說法，唯美洲蟑螂之流行普遍共識與商業貿易、世界各地開發有關。）

深刻的討論如：宋吳炳〈嘉禾草蟲〉（圖11）裡面有4隻昆蟲，興大葉文斌教授說道：「我是在想下面那片葉子的病蟲害可能是這4隻蟲哪隻咬的……。」清楊晉〈古木蜂窠〉對於策展團隊來說，原本是創作者刻意排列蜂群圍成一圈，但興大所有教授很有默契地回應：「分蜂啊！」（圖12、13）對於清朱汝琳〈畫草蟲卷〉卷中蟑螂，筆者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應該就是德國蟑螂吧，李後鋒教授第一時間反應：「不對，牠是美洲蟑螂，這正是哥倫布物種大交換的直接證據。」（圖14）最後看到宋李迪〈秋卉草蟲〉金龜子的類鳥型翅膀，樂大春（Dávid Rédei）老師指出那種金龜子因構造特別，因此飛行時不必張開翅鞘。（圖15）

與興大老師們的討論相當熱烈，反映著：觀看一件文物不是只有一個路徑、一個角度和一個思考方式。同樣一件作品，藝術史學者看



圖15 開幕記者會現場，楊曼妙教授就宋李迪〈秋卉草蟲〉上金龜子的展翅飛翔作進一步解說。 林子淵攝



圖16 四個院外合作單位代表齊聚本院「草蟲捉迷藏」特展開幕活動合影。（左起：臺北市立動物園劉世芬園長、臺大昆蟲標本館蔡志偉館長、國立中興大學農學院詹富智院長、本院吳密察院長、臺北市立成功高中孫明峯校長） 劉榮盛攝

宋畫的寫實與技法，昆蟲學家腦中思考的是植物病理學，像是什麼蟲的口器會造就植物的齒痕。如果一件文物真的具有普世價值，那麼它就不受限於特定學科特定學門的解釋方式，應該有更多心胸接納不同的思考方式，透過合作與交流方式讓更多人來欣賞古書畫，原來也可以用這樣的角來看畫！用自己的生命經驗與感官體驗來參與這個展覽！這是策展團隊拜訪興大後的重大收穫。

2021年12月21日本院策展團隊再邀集四個單位到院「共商大計」，主要討論具體合作項目。策展團隊實際走訪四單位後（圖16），發現狀況和「故宮動物園」特展相當不同。昆蟲概因分類複雜，真正漂亮的昆蟲圖片不像動物園那樣容易取得（昆蟲移動速度快、常會擬態跟隱藏），要借標本如何統籌資源及搭配文物展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過跨機關會議上還是有具體成果，首先

是展覽架構部份，過去二次草蟲展基本上就是精選草蟲畫展出。我們希望在這次特展能架構出另一種脈絡，經過策展團隊討論過後，最後留下「蝴蝶園」和「草蟲園」二大區塊，草蟲園部份原本參考國內已逝昆蟲學泰斗朱耀沂（1932-2015）《台灣昆蟲教室》分類方式，將冊頁精選「無變態」、「半變態」、「不完全變態」與「完全變態」四類。「變態」這個詞若回溯古籍用語，如《荀子·君道》：「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簡單說這裡的「變態」就是改變形態、樣貌、狀況，對於文組生而言，「變態」一詞是有趣的。

惟收集昆蟲學家各方意見後，認為若希冀展場呈現「生物多樣性」等理念，反而以「棲地」將展件分列於「土壤」、「水生」、「林木」等不同棲地，更能闡發棲息空間與昆蟲的生態，故後來策展方向就朝棲地方向進行。¹

其次，成功高中提出2022年適逢該校百年校慶，會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建議本院展覽結合蝴蝶宮的寫生活動，將本展展品複製圖像於昆蟲館外展出。一般民眾除欣賞書畫作品外，也可以參與寫生活動。而該校的生物社、騎士團成員也可以藉此在館外向民眾解說古書畫作品，進到館內參觀時，則解說生命科學知識，可謂一舉數得。故本院據此在成功高中蝴蝶宮外作了一整面的古書畫作品輸出展示牆，獲得許多好評，成功高中學生也成為解說古書畫的年輕志工。

在這個會議上，最重要的決議是設立「協作平臺」，讓各館所、學校昆蟲專家加入知識協作上。我們原來也希望能夠展現一個文物有不同視野的觀看方式，但是最初只想到仰賴本院臺大昆蟲學系博士楊若苓副研究員來負責呈現科學的觀點。但是會議中決議，讓四個合作單位也「實際參與」展覽選件的寫作。感謝這些單位的老師與研究者的支持，讓這場跨單位的展覽變成真正的深度合作，促成知識共享而非只是單純借圖片、影音在展場播送。進一步實踐「讓喜歡藝術的人多了解昆蟲、讓喜歡生命科學的人來親近藝術」這樣簡單的初衷。除了合作單位的專家外，東海大學國際蜘蛛學家卓逸民經由楊若苓博士的推薦，也成為團隊一份子，幫助我們解開這麼多古畫的昆蟲之謎。

會議結束後，策展團隊重新整理單元選件排序，成立「協作平臺」並進行分工，考量到這次臺北市立動物園辦了水生昆蟲特展，故水生昆蟲大多委請動物園專家寫作；其它再委託臺大與興大師生共同寫作並提供圖片。時間和字數有限下，這個協作工作動員許多專家和未來之星（年輕的昆蟲系研究生）共同參與。其中楊曼妙教授出力甚多。她與興大師生共同參與，並花了許

多力氣審訂、改寫，甚至洽詢遠在美國，對古書畫中昆蟲有研究的洪章夫先生（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退休研究員）意見。各種紛雜的資訊抽絲剝繭，寫作平臺總算有了初步的雛形。

然而，眼看展覽開展日程逐步逼進，昆蟲分類卻出現重大難題，那即是古人非常喜歡的「鱗翅目」蝶蛾類分類不易。一般甲蟲、蜂蟬、鳴蟲等，透過外型就大致可以判斷科、屬、種，可是蝴蝶和蛾卻不是這麼容易，全部的合作單位和本院的楊若苓博士都同時想到一個人或許可解決這項難題——那即是國際知名的鱗翅目專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臺師大）的徐堉峰教授。策展團隊透過楊曼妙教授的牽線（圖17），獲得徐堉峰教授允諾回到臺北後即刻協助辨蝶（他當時正在蘭嶼集行野外考察



圖17 本展促成藝術史與生命科學對話重要推手：徐堉峰教授與楊曼妙教授合影。 作者攝



圖1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徐堉峰教授與本院同仁辨識清余省〈百蝶圖〉所有種類，會後與本院同仁合影。黃黎攝

工作）。徐老師回來後，我們和徐老師約在臺師大實驗室碰面。迫在眉捷的是清余省〈百蝶圖〉的辨認。²（圖18）

清余省〈百蝶圖〉算是本院最知名的蝴蝶圖，原訂的赴外展覽，因為受疫情影響而取消，反倒幸運地可在「草蟲捉迷藏」特展展出。又由於特展以〈百蝶圖〉為素材製作多媒體互動影片，³因此細膩掌握圖中蝴蝶品種至關重要。徐堉峰老師可說是余省在乾隆十年（1745）完成此畫後的277年來，首位仔細辨蝶分類的第一人。他明確、清楚地找出這些蝴蝶的原型，及其根據的理由為何。順帶一提，除了〈百蝶圖〉互動裝置外，本展尚有「草蟲音樂會」與宋李迪〈秋描草蟲〉互動裝置（圖19）也深受親子客群喜愛。

徐老師甚至先進行畫家的身家調查，就像刑事鑑定時的罪犯特徵分析一樣。他先問余省原籍與活動範圍，再據以推測該區出現蝶蛾品

種的可能性，甚至可逆推畫家的可能經歷。如明代孫龍那隻〈草花蛺蝶〉，徐老師認為很接近塔麗灰蝶，或許孫龍真的也去過嶺南也說不定。就這樣，某個周五的一整個下午，和徐老師在一間教室中，根據〈百蝶圖〉（圖20）複製圖的全卷，翻檢一、二十本蝴蝶圖鑑一一比



圖21 徐堉峰教授辨識〈百蝶圖〉中，現場翻出數十本蝴蝶圖鑑說明蝴蝶原型可能接近為何，並解釋其特性。作者攝

對。(圖 21) 徐老師拿著放大鏡逐一思考，口中不斷念念有詞：「啊！真是麻煩啊，翅膀趨近蛾、但顏色又是哪隻蝴蝶……」(說著說著立刻翻到他認為接近的蝴蝶，然後再請我們看那隻蝴蝶分布的地方)「啊！真是傷腦筋啊！」一整個下午徐老師全程沒有休息，一口氣全部檢視，還為我們補充許多蝴蝶知識，如五大蝶類快速辨別的特徵。這些小知識其後都落實成展示說明。(圖 22)

策展團隊初步整理完當日辨蝶筆記後，再請徐老師修改，他後來又再花許多力氣整理清余省〈百蝶圖〉文字資料，圖錄上的文字應是世界首次有生物學家完整辨識此圖的可貴資料。因為清代學習書畫的《畫譜》資源多，一

般學習畫蝶從白描翅型開始，即便不用親自觀察蝴蝶，也能透過《畫譜》畫出蝴蝶。徐增峰老師為余省〈百蝶圖〉提供了大量蝴蝶實體圖片，佐證這些被上色的蝴蝶原型可能接近什麼、哪隻蝴蝶其實又是什麼和什麼的組合蝶、哪隻蛾其實畫的很真實，只是有些地方畫錯了。清代的余省透過繪畫，將他觀察到的第一手生物科學知識保留了下來。按照徐增峰老師的話，他可以感受到余省想要將蝴蝶之美呈現出來，而他只是把余省想呈現的東西辨認出來，告訴大家這隻蝴蝶其實是什麼？只是蝴蝶和其它動物不同，牠飛行速度很快，要留下這個記憶的瞬間對古代書畫家是有難度的，所以連極寫實的郎世寧畫金星尺蠖觸角也有失誤。



圖19 a. 宋李迪〈秋卉草蟲〉多媒體互動裝置。本裝置腳本係一金龜子盤旋於葉片上，當螳螂伸出前足捕捉時，金龜子飛走的瞬間。 王聖涵攝
b. 草蟲音樂會互動裝置。本裝置設計觀眾接觸到熱點，引發金屬製昆蟲發出聲音與動作。草蟲聲音源自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2009年發行之「聲歷其境」CD，本院向該處申請公開撥放權搭配展示設計。 王聖涵攝



圖20 清 余省 百蝶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徐培峰教授是277年來首位清楚分析百隻蝴蝶原型可能接近為何、其特性和分布有詳細考究第一人。





圖22 手卷櫃內五大蝶類辨別方式說明 王聖涵攝



圖23 2022年7月29日徐培峰教授於本院志工培訓講座講授「浪漫想像與科學真實之間——古畫中的蝶蛾之辨」會後與本院工作同仁、高中志工、大專實習生合影。 作者攝

〈百蝶圖〉之後，徐堉峰老師變成策展團隊口中的「蝶仙」，策展團隊在編輯圖錄最尾聲時，口中常唸唸有詞「蝶仙、蝶仙，請出來！蝶仙、蝶仙，請出來！」，因為整個「草蟲捉迷藏」實在有太多的鱗翅目了，每個昆蟲學家術業有專攻，能夠一生專攻一科、甚至一目就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事，要跨到自己不熟悉的鱗翅目，有這樣國際級的大師坐鎮，讓整個策展團隊與合作單位安心不少。徐堉峰老師幾乎幫忙整個展覽鱗翅目選件的審訂、配圖與文稿寫作，短短不到兩個月，全心投入的成果，才能使整個展覽更加穩重厚實。他本人其後也協助本院志工培訓講座，大獲好評。（圖 23）透過實體蝴蝶圖片與古畫對比，打破一般人對蝴

蝶古畫創作的認知，許多栩栩如生的設色、工筆，可能是「寫生觀察」描繪下來的成果，而非單純從畫譜、畫稿模寫下來的。

最後，2022 年「草蟲捉迷藏」的呈現是本院傳統展示下的小小突破，因為幸運地獲得國內第一流昆蟲人才的共同參與，我們才能有機會結合藝術與科學共同呈現。疫情之下人類何其卑微與渺小，應該更謙卑地看待大自然與更友善的對待我們的生態環境。透過這個展覽期盼能種下文資保存與生態保育的種子，喚起更多人對自然之美、藝術之美有所體悟。希望大家在炎炎夏日把握最後一個月的展出時間，能來故宮欣賞我們用無比熱忱策劃的「草蟲捉迷藏」特展。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唯因諸多因素，後來未朝此方向落實。
2. 這項工作已先經臺北市立動物園吳怡欣副研究員與戴為愚助理研究員初步整理過。
3. 未來尚可移展至其它館舍，繼續推廣古書畫之美，突破傳統古書畫受限材質的展期限制。

參考書目：

1. 王耀庭，《草蟲畫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
 2. (清)王槩，《芥子園畫譜》，臺北：華正書局，1982。
 3. 朱耀沂，《蟑螂博物學》，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4. 朱耀沂，《台灣昆蟲教室》，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5. 邱士華、吳誦芬等編，《草蟲捉迷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22。
 6. 楊平世，《蟲學與蟲藝：昆蟲文物特展選萃》，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9。
 7. 陳維壽，《追蝴蝶的人：陳維壽的七十年蝴蝶夢》，臺北：先覺出版，2006。
 8. 蔡志偉，《昆蟲與植物的愛戀變奏曲》，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19。
 9. 徐堉峰，《臺灣蝴蝶圖鑑》，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13。
 10. 劉芳如，《草蟲天地特展導覽手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
-